

逾三千古生物化石 訴說兩億年前貴州的故事

隸屬政府國土部門的貴州古生物化石專家委員會，先後對包括貴州魚龍在內的化石進行了權威鑒定，並出具證書，使我們今天還能得以清晰看到甚至觸摸這些兩億多年前的生命痕跡，遙想彼時曾發生猝不及防的巨大災難。按考古和地學的解釋，這一場災難發生的時間是2.5億至2.03億年前之間，地點則是貴州。國際地質學界稱這一時段為三疊紀，今日的山地王國貴州，正是彼時被稱為古特提斯海的遠古汪洋。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亞明 貴陽報道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這是一條懷孕的貴州魚龍，有分析指魚龍寶實是在媽媽肚子裏體位不正，導致媽媽和寶實雙雙難產而死。讓人頗覺驚悚的細節，是魚龍寶實的頭和身體的大部分，已經離開但還沒有完全離開魚龍媽媽的生命之門，但這一瞬間卻被永遠定格。被同時定格的還有千千萬萬的陸生生物和海洋生物，其生前千姿百態的最後一瞬被凝固成永遠。

包括難產的貴州魚龍母子在內，這三千多件古生物化石現在的主人是貴陽金陽古生物化石博物館館長金仁義，他與化石結緣超過五十年，頗多傳奇色彩。有一次，金仁義得到線報稱晴隆縣境內又發現了一塊化石，馬上第一時間趕往現場。對方開出的價碼讓人咋舌，但金仁義還是毫不猶豫地決定收藏，代價就是趕緊回貴陽賣掉自己鬧市區的住房，用所得房款完成了這次收藏。順便一提，正是這次收藏舉動讓金仁義「大傷元氣」，年逾七旬的他尚且屬於無房一族，迄今跟兒子一家擠在一起。比較而言，在單體的各級各類博物館、陳列館當中，金仁義及其後來創辦的貴陽金陽古生物博物館，通過各種途徑收藏的超過三千件古生物化石，無論數量還是涵蓋種類，都是首屈一指的。

山地原來是汪洋

金仁義收藏的古生物化石可以分為兩大類：龍和魚、海百合。用金仁義收藏的這些古生物化石作證，原來世人眼中的山地王國貴州，兩億多年前是一片汪洋，這片汪洋的名稱叫古特提斯海。其實就是古特提斯海的海岸線，即地質學術語所稱的淺海硅酸鹽台地前緣。這條海岸線的邊緣並不是固定不變的，海水漲起來了，海岸線前移，反之則後退。有充分的證據表明，這樣的後退和前移使海變陸，陸變海。眼前化石中魚為什麼變成龍，龍又為什麼變成魚，據說就是彼時動物界在滄海桑田環境下並不自覺的適應性選擇。

倡建三疊紀公園

金仁義的逾三千件古生物化石，目前分散在三個地點存放。除了馬上要拆除的一處倉庫，還有一處有關部門免費提供的約三百平米地下室。出於給這些化石找一個「家」的朴素想法，金仁義希望建一個三疊紀公園。金仁義說，美國一部《侏羅紀公園》的電影，使世界億萬觀眾為之傾倒，創造了無限商機。而貴州豐富的自然資源是地球億萬年地質巨變化的真實記載，具有極高的開發價值、觀賞價值和研究價值。



貴陽金陽古生物化石博物館館長金仁義

金仁義近期則聯合貴州省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向省政府遞交了「關於着力保護與利用貴州三疊紀古生物化石文化資源的建議」；現在，道路修建引發的倉庫拆遷，又一次讓金仁義老話重提：升級「侏羅紀」，建三疊紀公園。金仁義其實不是單相思。

早在2006年，貴州山水旅遊資源勘察開發設計院聯合有關單位，經過詳實調研和反覆論證，就提出過申報三疊紀世界地質公園的建議和可行性報告，提出將貴州約7,000平方公里範圍內的三大片區打為三疊紀世界地質公園；2018年，貴州省政府組織專家組專題研究，遙相呼應並細化了這個方案。進一步建議在貴州打造一城三園多中心的世界級三疊紀地質公園體系。這個令業界翹首以盼的「一城」究竟何時建成，就成了金仁義每天掛在心上的頭號問題。

「唯有貴州」論

貴州如今擁有古生物王國、沉積岩王國和喀斯特王國之美譽。鮮有人知的是，這三項桂冠直接來自於歐陽自遠等科學家的研究成果。據歐陽自遠研究，2.03億年前的三疊紀晚期，地球發生了第四次生物大滅絕事件，造成地球上七成的物種滅絕。他指出，得天獨厚的地質構造，把第四次生物大滅絕的古生物遺體、遺蹟覆蓋掩埋進了地層，形成了化石，使得貴州成為當今國際地質學界公認的三疊紀沉積岩王國和古生物王國。

比起其他地區，貴州三疊紀地層中的化石，跨越年代更長，涵蓋類群更加豐富。歐陽自遠說：「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地區能將地球海洋三疊紀這段歷史講清楚，唯有貴州。」



貴州龍動物群復原圖。

盤縣混魚龍，體長102cm。

龍魚

意外興義龍

許氏劍孔海百合。

貴州古生物化石專家委員會出具的「小鱗貴州鱈」鑒定證書。

正在分娩的魚龍和剛出生的魚龍寶實示意圖。

他鄉港聲 立足潮頭聽潮聲

——我在北京看二十大

10月16日，備受中外關注的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繼年初的冬奧會後，這座千年古都再一次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處在這個焦點之中，在北京的我也自然而然地感受到了很多北京在二十大中的變化。通過對二十大報告的閱讀和學習，我也了解了很多自己之前不知道的東西，再結合我自十八歲以來在北京大學的所見所聞，確實感慨良多。

為什麼二十大對中國如此重要？很多香港人，甚至我身邊的少數內地人，都不清楚二十大和年初的「兩會」有什麼區別；而香港和歐美的報道對此似乎也頗為模糊，大有種「反正都這樣」的語焉不詳感，其關注的要點也更多在中共高層的換屆與防疫政策上。事實上，二十大是執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黨代會，決定的是黨的事務與未來的施政綱領；而「兩會」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側重於具體落實，尤其是新一年的政府工作計劃和經濟發展規劃。在當今雲霧波瀾的世界，這場大會就更有別樣的含義：作為世界級的大國，中國以後怎麼走，關乎十四億國人的發展福祉，更關乎全球的發展。既如此，這場大會受到如此多人的關注，也就不奇怪了。

在觀看二十大開幕式的同時，我也和一些香港、澳門的同學進行了交流。對於不少初來乍到的同學來說，他們似乎還不習慣理解字句背後的含義；但對於生活了幾年的同學而言，他們確實



在京港澳台僑人士迎黨的二十大。

看到了國家發展的巨大變化，以及中央在抗擊疫情上的辛苦付出。余生也晚，對十年甚至二十年前的事情了解不多，在其他領導和老師的講述中，如果把近十年的成就放在更大的歷史維度衡量，則更能體會到國家發展的不易。和我一樣，很多同學關注「一國兩制」的問題：從中環和旺角的烽煙走來，幾年來，或許香港人感受最深的依然是香港的「由亂及治」。如今的香港背靠祖國又面向世界，得天獨厚的機遇離不開背後一直是祖國的支持，而二十大報告中所表現的中央對「一國兩制」的充分尊重，對香港發展的全力支持，也是給香港的社會各界吃了顆定心丸。

「由亂及治」過後，自然要「由治及興」。如今，內地已經完成脫貧攻堅、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任務，又通過城鄉協同發展、區域協同發展的戰略努力讓中國成長為一個現代化的國家。而香港想繼續改善民生、穩健發展，同樣離不開內地這些年來的經驗。兼收並蓄、敢打敢拚，一直都是香港人引以為豪的精神。相信在二十大的指導下，勤勞的香港人一定會積極學習的同時，開啟新時代的「香江傳奇」。

作者/圖片：香港專業人士（北京）協會秘書長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王柏榮

影集展覽現65張作品 當代手法演繹長平公主故事



展覽共展出65張作品。



盧玉瑩與攝影作品《我2022年的「長平公主」》



李樂詩與攝影作品《孤清清 路靜靜》

任劍輝、白雪仙演繹唐滌生版的《帝女花》在1957年於利舞臺首次公演，2022年是其首演65周年的日子。最近，利舞臺廣場由即日起至10月25日舉行「長平影像65影集」，展出了攝影藝術家及不同領域、不同年紀的藝術工作者之作品，他們以長平公主故事為靈感，幻想她由上世紀五十年代戰後至今疫後重生。展出的65張作品包括攝影、廣告創作作品等，藝術家們透過幻想長平公主2022年的形象，使長平公主與當代人們對話。

除了10多位跨界藝術家的作品，大會亦邀請了喜歡攝影美術的廣大市民投稿，入圍作品將於展覽中一同展出，將他們心目中的長平公主，以當代的演繹方式展示出來。

展覽共分為8個展區，呼應着《帝女花》全劇第一至八幕。每個展區當眼處均有一句《帝女花》的粵曲曲詞，以串聯各個展區，在每張作品上均有二維碼，觀者可以掃描二維碼，獲取更多作品資訊。

展覽入口處放置了一座白金色的拱門，此拱門仿照1957年《帝女花》公演的利舞臺外觀製成，讓人有重回舊地之感。現場有展出盧玉瑩與其攝影作品《我2022年的「長平公主」》，此攝影作品拍攝於一座紅色行人天橋，照片中的女人抱着小孩，後面有一個行李箱。盧玉瑩說：「當我知道我會參與展覽用作品展現長平公主形象時，我就回想到長平公主的故事，令我印象難忘的是白雪仙出演長平公主時紅色的戲服，真的很美麗！作為2022年的我，要我表達長平公主的美，我覺得是很難做到的事。」她在作品中留下了很多伏筆，期望由觀者自己感受作品的意念，「可能每人想法都不同，但對這作品的意念沒有對與錯。」

展覽也展出了李樂詩與其攝影作品《孤清清 路靜靜》。李樂詩作為極地科學工作者，經常看到這雪地景色，「一個人去欣賞雪地，感覺很神秘，有種清靜的感覺，唐滌生經常用優美的文字描述景色，我覺得這張照片很能表現出唐滌生所寫『孤清清路靜靜』的感覺。」作品中有一人正在雪地行走，面對着太陽，陽光照着雪地，使人感覺孤單的路又抱有希望的感覺。

採訪：張美婷